

◎在场

坝上

□林那北

从字面上理解，坝是由土堆成的。许多年前，对生活还一无所知时，所在的那个县城卧在闽江之侧，江与县城之间就巨蛇般横着一条漫无边际的堤坝。洪水来了，洪水退了，每一年春夏的日子，沿岸每个人的生存质量都必须仰仗坝的结实与否。有一年清明节中午，家人正备些菜肴围坐在一起，还没来得及提起筷子，外面高音喇叭就传来决堤的喊叫，不敢怠慢，被大人拎起就走。在高处借宿几日，待回转，桌子已大挪移。是水，是从垮掉的堤坝口涌进县城的水，它对桌上的饭菜没有任何兴趣，为了显示自己的威力，只是逗乐似的把桌面托起，然后荡来荡去几个日夜，水退了，桌面降到一个陌生的地方，上面的饭菜依旧摆放原处，丝毫无损，每只碗上都多出白白花花的一层，那是潮湿之下肆意疯长的霉菌。

上中学时，汛期到来前常整个年级被拉到某个临江的工地上，那就是我们最愉快的节日。单薄的肩膀压上扁担，两头晃来晃去挂着簸箕，放眼望去，到处飘荡的红旗和穿梭的人群，这是在结结实实地筑坝啊。其实出不了多少力，但参与的意义远远超越了实际效果。嘻嘻哈哈，眉飞色舞，重回教室后，可能就因此衍生出一篇题为“最有意义的一天”的作文。写得肯定很无趣，和那时所有的作文一样，都习惯性地以很多夸张空洞的词语，制造出一个虚假造作的意境，但在我心底，它的意义又那么不容置疑地真实确凿存在着。无论多少年后回望，清明节时慌张逃窜以

及回家桌面上那一层白花花的霉菌就重现了，恶心想总刹时就洪水般汹涌而来。

仔细回想，那时可曾因此动过当大禹做精卫的念头？很惭愧，没有。进福州城生活后，水的好和不好都一天天淡漠了，坝也退到远



处，仿佛事不关己，仿佛可有可无，直到去年秋天突然站到三峡大坝上，猛一恍惚，百感丛生。

是个阴天，一场将下未下的雨都蓄在头顶，云注足了水分，沉甸甸地压得极低，随时要劈头盖脸俯冲下来似的。坝在这样的背景中兀立，像一张发黄的黑白老照片。和几个作家一起走近它，先是站在坝的下方仰望，继而走进大坝腹部的左岸平台和中控室，再上到坝顶，整个过程持续了两个多小时，这期间我一再想起那年的清明节和一次次挑土筑坝的日子。眼前的一切与沉到记忆深处的往昔怎么也无法衔接到一起，此坝彼坝间，已经隔着几十年浩荡的光阴。

2008年开始试验性蓄水以来，三峡工程发电已超过1万亿千瓦时；累计向下游补水1990亿立方米；共拦蓄5万立方米以上的洪峰8次，拦蓄洪水1203亿立方米，相当于五个洞庭湖的水量，其中2010和2012年入库最



大洪峰流量分别为每秒70000立方米和每秒71200立方米，两岸安然无恙……这是三峡公司有关人员给出的一组数据，他们给的另一个数据则是1998年的，那年最大的洪峰不过每秒63300立方米，却洪水滔天，无数军民卷入其中。

站在181米高、22米多宽的坝顶，天地顿时浩渺，人微小得宛若一片柳叶。走得犹犹豫豫，迈出的每一步都下意识揪紧了脚趾头——怕一阵风过，会轻而易举被刮起，坠入水中。从坝顶往下俯看，左侧从山体岩石深槽中开挖出来的船闸，正有一艘巨轮缓缓上升。水能载舟这不新鲜，却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的一个舟被水载着一级一级地往上顶

起。“闸室”，这个名词也是第一次听到，它们每一个长280米、宽34米、深5米，其体积相当于22个奥运标准的泳池，一共5个，如同5个台梯，从下游来的船进入一个闸室，关上那扇重达900多吨的巨型人字密封门，然后放水，把船托高，再关门再放水，直至托举到落差113米高的水位之上，而从上游驶来的船则相反。

我不知自己是否已经把这个过程叙述明白了，其实站在现场听工程技术员讲解时，花了很长时间才明白过来其中的奥妙。技术人员还用了几个带感叹号的句子，强调了这个世界之最：规模最大、级数最多，而船闸边坡开挖170米和薄衬砌结构达70米，都是世界最高。

可是如果没有坝，船在敞开的江面的来往不是更方便吗？一条坝明明给船制造了麻烦。这是我的疑问。技术人员说未必啊，大坝建起后，重庆以下600多公里的川江水深大大提高，船舶吨位从一千吨级直接提高到五千吨级，通航能力极大提升，船舶平均能耗却仅为原来的1/3。而这个坝的建起，已连续发电达1万亿千瓦时，电能输往华中、华东、华南和西南地区，惠及江浙、上海等八省二市。

人类赖水火生存，却又一直在水火淫威下仓皇、狼狈、丢盔弃甲，每每只能无奈地悲叹它们的无情。

很巧，那天恰好是11月11日。站在机房里看到墙面上星光般不断闪动的控制灯时，突然恶作剧地胡想：要是猛地把发电机组关掉，何以维系“双十一”的全民狂欢？



春天

□李明官

春天来得很羞怯，不像夏天的雷雨，泼辣地亮着大嗓门；不像秋风，一溜小跑地赶着落叶过来；也不像腊月的小雪花儿，招摇着，很惬意地堆砌出一个银装素裹的世界。它遮颜掩袖，踮起脚尖儿款款而至。那种从容娴雅，仿佛轻启门扉，自幽深的阁楼上莲步盈盈，裙裾窸窣，拾级而下的大家闺秀。

隐隐绰绰的春天，具有一种难以言叙的新奇神秘。

打了春，赤脚奔；挑荠菜，拔茅针。在孩子们的喧腾嬉闹中，麻雀抖落一身的泥尘，从匿伏的屋檐下探出头来，很精神地吱喳着，它们再不用挤着一团，蜷缩着绒球一样的身子晒暖了。云静静地逗留于树梢之上，纹丝不动，阳光明净得一尘不染。

河里的冰冻日渐稀薄了，这些冬日的残灰抵御不住春水强烈的诱惑，终于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正午嘎然崩潰，满河被囚禁了一寒天的碧水立时差差漾漾起来。在这片泛闪烁着无限活力的春水面前，喜欢跑冻的孩子们漆黑的瞳仁中露出一线失望，但一条随波而起的舢舨子疾速敏捷的身姿又赢得他们一片喝彩。

雪天割净的苇子此刻又蓄足了劲儿，一茬茬努着暗红的嘴芽，刺破尚余寒意的河水，齐刷刷地钻出水面，那种充满咄咄生机的密集成簇，让人惊羨生命的坚韧、迫切，锐气，神奇。

远远的河湾处，一声欸乃橹音贴着弥散在水面的晨雾悠然而来。摇橹的汉子前襟洞敞，厚厚的嘴唇喷吧着，春天如一只通体透明的火狐狐狸，愈逼愈近，那种气息让人亢奋不安。人们的嗓门似乎也脆亮了许多，性情尽显，融于自然，或吟于田垄，或歌于河畔，身心仿佛一下年轻了许多。

九尽杨花开，农活一齐来。人勤春早，永远是一个横亘不绝的主题。《诗经·七月》里有一段极具情趣的歌吟：“春日载阳，有鸣仓庚。女执懿筐，遵彼微行，爰求柔桑……”晴光淑气，黄莺宛鸣，挎着深筐，沿着田垄小径袅娜婷婷地走向桑林深处的幽地女子的背影，至今仍是存留于我心中的一个绝美之谜。

跨越二千年的门槛，古今的劳作方式是怎样的一脉相承？

子规声里，烟雨迷蒙中，农人赤脚在麦地里清埋理沟的辛劳让我忽有所悟；雪亮的犁铧剖开土地的胸膛，掀起黑油油的泥浪，鸟儿们追逐跳跃，啄食着蛰虫的情状同样令我怦然心动。但父亲对我的教益来得更直接。

清明时节，父亲用一把锃亮的小锹将那些日渐油亮碧润的青苔一一铲尽，然后，就在铺排得紧密的砖地上

拌稻种，几日的河水浸汰后，父亲喜滋滋地挑种下地。种子真是春色和生机、力量的最佳储藏处。在老河西，我们家的三分半地平滑如鉴的秧池里，一粒粒精挑细拣的种子自父亲结满老茧的手掌中均匀地落下，如微风过树梢，细雨敲菱塘，唰唰啦啦的，排布匀净，出手干脆。新翻筑过的田泥裹挟着一种让人神智豁然一爽的气息，直撩面门。那是蓝天碧水的气息，鲜花嫩草的气息，露华霜珠的气息，当然，更多的是熙熙春阳翻晒过的气息。父亲在熏微中迈着沉稳端庄的步子，神情肃穆，左臂挎着淘箩，右手扬洒，一粒粒金黄的种子便弧抛而出，在接地气浮泛的湿漉漉的田野上，在天光云影徘徊着的秧池里，这一切恍若一本线装农书的残页，承载着时光之犍，翩翩忽忽，一直飘浮在我的无春梦里。

春天的多部头华彩乐章里，点缀着许多动人的细节：长长的巷子尽头，老蔑匠搬出尘封的家什，兜起黑乎乎围裙，坐上马扎，吆喝着和徒弟一起烤起了开春的第一根毛篙。这根耐性十足的篙子会撑着一船河泥，一船笑语回来呢。

细雨密密的春雨中，卖瓜秧的大嫂正蹲在临街的檐下和人拉呱呢。那雨仿佛是伸出浅浅的舌苔在舔着人的颈窝，凉爽舒适。而那些一字排开的嫩瓜秧儿愈发油光水亮了。

草莓红得诱唇，苔藓青得逼眼。什么时候，呢喃的燕语又在绕着人的耳朵！

谁家性急的孩子在村后的林子里仰着头，眼睁睁地等着树上往下掉榆钱儿呢，那些晶莹碧绿的翡翠钱，曾温润了多少颗不泯的童心呵。

谷雨一过，争妍斗艳的繁花渐次褪去浓妆，铅华洗净。一直作为陪衬的树木突然雄踞季候的舞台中央，枝叶掩映，群群肺腑，绿肥红瘦的阵势渐渐摆开了。这时，春气日暖，唧唧虫鸣开始如水一般浸透进人家新蒙的窗纱。男人们伸伸懒腰，呵欠连天，女人们也变得继续慵懒了。

如果把春天比作一幕大戏，立春、雨水只能算是序幕，是踏着舒徐的西皮二黄顾盼生辉地亮在台上，一甩水袖，又翩若惊鸿般而退的花旦。正剧是从紧锣密鼓的惊蛰开始的，春分以后才是高潮。它的尾声应往后挪移，暮春和初夏其实没有明显的分水岭，如同偌大的一帧帧宣上洒墨开红绿，相互渗透掺杂着。这种貌若不规则的漫溢，把两个节气都滋润得活脱脱水灵灵的。

但不管如何，时令的更替无可逆转。那时，荫荫长夏已在季候的窗沿，朝向这边支颐凝眸。

七色海

□李培禹

从开罗飞往卢克索的飞机上，我忽然想到海的颜色。大海有颜色吗？有，蔚蓝色的大海，还用说嘛。那么红海呢？我们中东行的下一站，就是闻名世界的埃及红海。行程单写着：今晚入住的酒店就叫红海酒店。这不禁让我想到海的颜色了——这海是红的么？酒店是红的么？

同行者中总有提前做好了功课的，他们说，红海的名字有几种来源，一说是季节性出现的红色藻类；二是因附近多为红色山脉；三是一个名称为红色的本地种族；四是指南边（对应黑海的北边），红海就是“南方的海”；还有一说古埃及称沙漠为红地，而这海连接着沙漠，故称红海等。

待和红海有了亲密接触，完全推翻了“功课”，在这个被誉为世界三大潜水圣地之一的度假天堂，海水清澈湛蓝，见不到红色藻类，也没有红色山脉。等到夕阳西下，想拍到海水被晚霞映照的哪怕一点红色，也徒劳了。怪不得一位诗人曾这样描写红海：“埃及漫漫黄沙中那一抹醉人的蓝。”诗人还断言，凡到过红海的人，都会留下一点难忘的记忆。

这话，在我们一行人身上真的应验了。请看“经历”发生当天，《北京晚报》第一时间报道：“2017年3月17日讯，埃及红海当地时间3月16日下午（北京时间18时左右），中国一女游客尝试潜水时发生恐慌性下沉，连呼‘救我！我不行了，救我！’来自北京的一位男士闻讯后立即以自由泳标准姿态快速游去营救。男士以标准救援动作拉住女士的手，但该女已无力划动，吃力地趴到了男士后背上，男士仍以自由泳标准姿态奋力游向游艇，在船员抛绳索帮助下，女士获救。救美男士上艇后，人们才得知这位毫不犹豫的施救者，竟然已过七旬。人们纷纷为他鼓掌，既为他的精神品格，也为他的健硕体魄。据

知，七旬男子汉名叫富长宁。他在武汉当兵期间曾多次横渡长江。”这则新闻下面注着：“记者李培禹文并摄。”其实，发这篇消息时我已从新闻岗位上退休，是一次与朋友们结伴出行的休闲游，只是三十多年记者生涯养成的习惯，忍不住抢发了一条现场新闻。

富大哥是我们一行的老大哥，他毫不犹豫跳下海去救人，一点也不让我们吃惊，他的微信头像一直是他的军装照，那红红的领章、帽徽，就是凭证！被救的美女大声叫着：“富大哥！”富嫂也流泪了，她心疼老伴，开口说的却是：“我们家老富是最棒的！”

这“经历”是不是真的难忘？此后有人提起红海，我就会想到富大哥，总觉得红海就是与红有关，那颜色是映照在我们心里的。

由此联想到海的颜色，还有一个惊心动魄的真实故事。

一个全然不识水性，甚至连游泳池也未进过的中年男人，深夜不慎坠入茫茫大海，在海上漂流达18小时竟奇迹生还。这是一位叫刘伟的大学教师。记得他终于答应我的采访时，开口说的是：“你知道大海是什么颜色的吗？是恐怖的一片漆黑！”他叙述说，深夜在游轮甲板上喝酒时，脚下绊到铁链子，一下跌入大海。求生的本能，使他发现平躺着不会沉入大海，慢慢地又无师自通地学会了踩水，他偶尔可以抬起头看看四周，他说，还不如令人恐怖、绝望！十八个小时熬过去了，在他生命将竭，做最后一次挣扎时，从航道驶过的一艘十万吨巨轮——祖国的“神州号”发现了他！

刘伟获救了！我也是这一事件的采写者，《渤海惊魂——刘伟坠海漂流18小



时奇迹生还”的报道，是2008年度中国新闻奖的获奖篇目。自然，我与刘伟成了经常联系的朋友。他下决心踏上上海的路，已是八个月后的事了。他说，是先住到弟弟深圳的家里，让他扶着自己在海边适应性地看海，直到看到大海不再是漆黑一片的，而是慢慢地变成了暖色，他才敢重访“神州号”的。海的颜色对刘伟来说是黑色和暖色的。

不由想起我第一次出海，还是三十多年前在《天津日报》实习的时候。那天，老记者吕起向部门主任打了“保票”，才得以带我登上一艘渔船，我们要随渔民出海去捕螃蟹。我的兴奋劲很快被海浪的拍打赶跑了，头昏眼晕，呕吐不止。一位渔民大叔抱住我，不怕弄脏了他的衣服，安慰我说，你没登过这么小的船吧？吐净了就过去了。再看吕起老师，吐得比我还厉害，他喊着：“我要跳海！”要不是两个壮汉架着他，他没准真的跳下去了。后来真是“吐净了”没事人了，我还能举着相机为十几个渔民一一拍照。回报社后我们完成

了一篇通讯《春汛捕蟹忙》。我和吕老师与那些朴实善良的渔民在深海作业区拍照的合影，至今保存在我的相册里。黑白照片上的大海当然是灰色的，但在我的心里那是多么辽阔一望无际的深蓝色的海洋啊。

“我们遇到冰山了，极蓝的海水被映照成一片白色！”就在写这篇文章时，我的几位新闻同行，正在穿越德雷克海峡向南极挺进的科考船上。一老兄通过微信发来照片：水平的海面上突兀地耸起一座座雪白的冰山，何其壮观的南极海域景色！

不到南极，怕是没人会说“白色的大海”，想都不会想。红海不一定是红的，黑海的水并不黑，黄海当然也不黄。红色也好，黑色也好，灰色、白色也好，碧绿色、暖色、蔚蓝色也好，都是人们心中的颜色。大海自有大海的本色。海明威的《老人与海》对海的颜色描写，也是变幻无常的；况且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心境下读海明威，感受到的大海之色也是存有差异的。

有一首歌叫《七色光》，也应有一篇文章叫《七色海》吧。

春之瑞雪

□王法艇

请允许我把春天的雪花当作信使
在晨光嘹亮窗子的时候
想给你写封信
写到放纵的喜悦和一朵花的陈述
写到给春天一座瑞雪做的城堡
允许草木谛听，允许春潮起伏，
雷声澎湃
而写到春秋和诗经，瞬间心被烛照

今天，这片热土温润蓬勃，行云流水

在广阔万象里，春天缤纷华彩
风掀动游云，阳光从盛典中出现
鸽子的一声婉转
把枝头温柔地幻化成海面上的弧线

如你所愿，九天之下，春暖花开

二

在阳光细碎的深湖里，无需言辞
石头沉静，花蕊鹅黄
世间凄美，一树繁华

新征程的高坡，光芒呵护绿芽

而绝不是不能深入世间
时光脆响，语言充盈锐度
把所有的热烈汇聚在灏尘之上
请允许一粒祥和的种子
赶上就要绚烂的春天深处
请允许在地平线上，采掘露珠
如黎明的眼，从星光中提取祝福
和植物一样生动，舞步霓裳
寥廓的城墙，早已放养了调伏
合着鸟鸣刷新一团柔軟的春雪

梦境融入息壤，必然丰富辽阔疆土
升高的希望随着阳光
徐徐漫过台阶和广场
脚步应答脚步，信任回应目光
以此在奔涌的高原，围拢高峰

哪一个春天不会在万物间传递喜讯呢？
五湖四海年华在春天不倦绽放